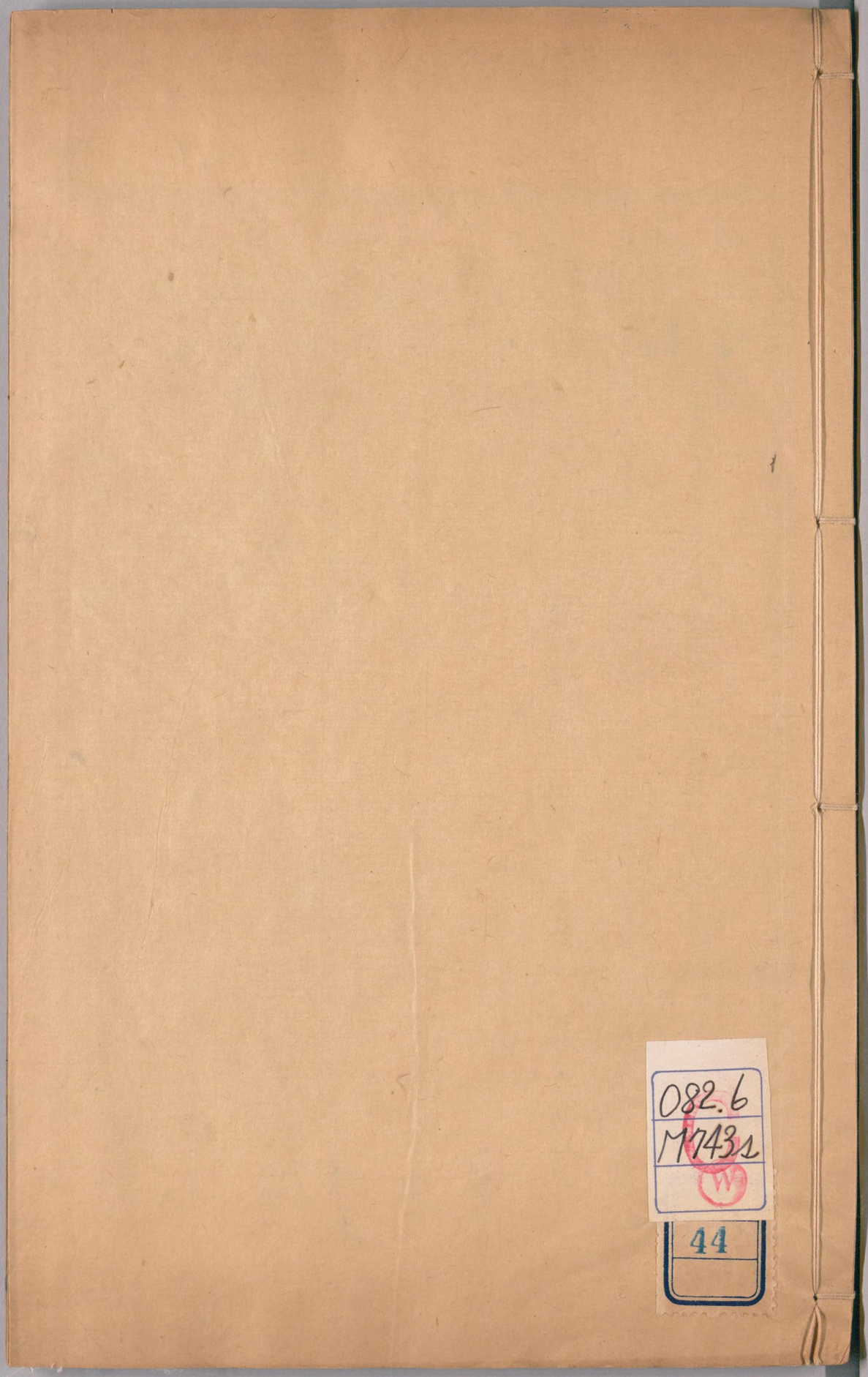


082.6
M743s
W
4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西河合集

經問目

卷一

禮見君必解襪　襪解
朝祭脫屨　幅易屨襪
襪類履
袒裼
跪坐　偪去衣加衣皆袒裼
趺坐箕坐　坐分安危
長揖長跪　肅揖拜之別
端肅斂衽非禮　肅拜揖
九拜儀　稽首稽顙頓首之誤

卷二

井制三畝半在邑六條　入家九夫
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三條

乘車賦人　車兵甲士徒卒不同
卒伍之制　兵甲非賦車乘

卷三

儀禮非禮記　孝經論語合一經
孔子不知父墓　冠禮毋拜兄拜
明堂位周公踐祚　喪記喪記辭欲巧
二戴不傳禮記　月令
周禮儀禮不分經傳　十哲增損
孟門弟子　文昌魁星之祀

卷四

甘盤　宗伯大宗上宗宗人
姓氏族之分　以謚爲氏
以王父之字爲氏非是　公孫歸父自有子
大夫不臣兄弟　蕩意諸先父爲卿
史記晉世家之謬　左傳衛宣公事有誤

卷五

宋濂孔子生日辨六條
明景泰帝讓位禮易儲禮三條

卷六

兩蔡侯申　蔡侯申非于申
許世子　許世子止名
曹交非曹君弟　曹與鄒君同姓
費惠公　孟子莊于魯反于齊止
于羸　三年喪言不言之辨
宋不滅滕　齊魏楚三國滅宋
孟子游薛　齊人築薛
宗法　周公非文王第七子

卷七

洪範五事配五行　貌恭言從
視明聽聰　春秋三獻俘
獻俘獻捷一例　拾級聚足連步
散步栗階　歷階躐階
孝乎惟孝非君陳文　坐位左右
鄭玄論郊禘　封建嚴嫡庶

經問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春秋從祀先公　桓無王
檀弓相爲服　戰國時無井地
受脤歸蜃　魯禘樂周禘樂
道書太極五行

卷八

神道尚右　陰陽左右之異
藏主北壁沿誤　夾室在廟傍
主向　厭主東南向
昭穆無定　五服是五等喪服
五等以親言不以衣言　曾孫主喪
同族主喪　子廢疾不主喪
喪無二主　庶孫爲父所生母期
庶子爲所生母三年　卑主可赴
曾子問誤解

卷九

心有所忿懥　心正
已發未發　動察有誤
靜存動察無二事　功夫無靜息時
盤庚遷殷　殷商並稱
公行子有子之喪　魯有兩闕里
闕里闕黨闕門　闕里以舊觀闕得名
孫叔敖非蔿艾獵　舉于海
騎馬所始　步馬非駕馬
輦行曰步

卷十

郭無城　干支紀日不紀午月
三代有二十四氣名　月三日始成魄
鄉遂公邑賦人稍縣都鄙賦車
司馬法車下無別設二十五人
魯頌烝徒即徹行　魯作三軍即毀車爲行
甲兵車兵徒卒三等確証
甲士三人在車上　車上車下不共爲伍
俑名象人　世祿即世官
畫邑非畫邑　春秋傳施氏臧氏是公
族

卷十一

國語七律　羽厲宣嬴
辰在戌上誤解　伶州鳩誤以七列七同
解七律　歲月日辰非歲月日時
三代不以辰名時　武王興師無歲次月建
歲在鶉火是歲星不是太歲
十二次左右轉旋之異　太姜是姜女不是姜嫄
一三九誤據　坎赤非離宮對色
三代尚色無解　生律律生不同
六竹六銅是管五鐘十二鐘是器
史記管子生律損益之異
史記呂覽管寸之異　三寸九分爲高黃鐘
九寸爲低黃鐘　月令高黃鐘
月令低黃鐘

卷十二

微仲　挼祭
勦說雷同　放飯
鸜鵒來巢　論語吾老矣
老不必六十　孔子爲司空司寇
司寇是卿　魯有六卿有大司寇
孔子適周無定年　諸書記適周年之誤
昭二十四年適周之誤　娶妻必告廟
娶妻婿不爲主人

卷十三

鄭王論圜丘郊俱謬　儀禮不分兩禮
儀禮即二戴禮　墓祭非禱祈之祭
修墓易墓　書序與古文同出不同
行　東宗宮徵之別
瑟內外絃皆有正清　兩十二律無高下
以笛色定聲　笛色以圜轉爲高低
笛色有隔七隔八之異　十二律生聲聲生之異
中呂蕤賓有調　琴有散聲按聲
琴有五正四清無二變　琴中聲
太常雅樂中聲之誤　太常學校琴瑟譜之誤
孔廟樂舞　孔廟樂舞無舞曲舞法

卷十四

洪範大衍不同數　鄭註大衍四象不本漢書五行志　漢志生成妃牡與大衍并配不同　律歷志大衍數

劉氏五行不可圖　夫子演易有五行生成兩儀四象是申言象兩象四之文

生字誤解　四營十八變不得當兩儀四象

卷十五

秦改時月　太初史官改時月

分野分星　鄭氏分野

劉向分野　春秋占驗與分野不合

漢後占驗不合　十二州二十八星

大學道即誠意　檀弓三不弔

宋王柏以三百爲僞詩　明程篁墩以三百爲漢儒僞詩

五羊之皮　聖賢重事功

卷十六

子必祭父　孫爲子亦祭父

貴者主祼仍反位　祧盡始不祧

天子諸侯祖廟　古不分葬

歸葬　告廟謁廟廟見分三禮

必祭父始有四親　古無配食禮

魯鼓薛鼓有詩　周禮禁嫁殤殤娶

卷十七

禮無有喪者不祭之文　喪三年不祭解

緦不祭解　天子諸侯無期非絕期

微子微仲　周公三伐奄

春秋傳不用夏正六條　太極三元圖

張角九宮　臣大夫

卷十八

宰予短喪　夫子爲衛君

令尹子文　載書

肆諸市朝
皐陶伯益非父子
原出孔壁
附古文尚書冤詞餘錄
卷十五
卷十六

蕭山毛奇齡 字秋晴 又晚晴 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潰 較

春秋父子不並爲大夫
僞泰誓出伏壁百篇小
史記引尚書不備

彭軼 山東昌人 乙丑進士 問左傳哀二十五年衛出公輒作靈臺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韄而登席公怒杜預註曰古者見君必解韄軼嘗疑其說執以問人人無有知者夫解韄褻事也豈有見君而解韄以爲禮者況曰必解韄則直定典矣此何所據而云然

此事舊嘗問之經師經師亦不解後先仲氏略道其概大抵古無椅制布席而坐（宋南渡後毛晃增韻始有坐椅床凳諸字前此字書與行文俱無有）而坐當親地惟恐屨來汚席故坐必脫屨如曲禮云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此言入室之禮謂入室必脫屨戶外因入室必坐坐必設席當戶內也又云侍坐于長者屨不上于堂此言升堂之禮謂升堂當坐則脫屨于堂下而登席否則即着屨上堂以坐坐則脫屨不坐即不脫屨也禮飲亦然凡禮飲則君臣賓主無不脫屨不止臣見君而已故鄉飲酒禮賓主皆降脫屨而後登席此皆脫屨之有明証者但脫屨非解韈也惟至燕飲則君但脫屨而臣必解韈記曰燕則有跣跣者解韈也蓋禮飲不過三爵油油而退即坐而取屨而燕飲必盡歡盡歡則必解韈其曰見君必解韈者非謂見君之禮皆然也以爲燕飲時則見君而必有然也此承傳文之飲酒言也此即記之所謂燕則跣也跣解韈也

然則漢張釋之傳帝名王生居廷中王生以韈解命釋之結韈得毋王生見帝先已解韈故命釋之重結之此即見君解韈之意與曰是不然王生名見非燕飲何得解韈且韈解與解

韈不同傳稱文王無結襪之士而呂覽云文王繫墮左右莫肯繫謂文王出遊無故繫韈解左右賢士以爲繫韈本賤者之役故莫肯來繫此與廷尉爲王生結韈事正相反然其曰韈解猶之繫墮謂其韈繫無故自解非有爲解之者也是以哀帝紀云帝賜中山王食後飽而起下韈繫解亦謂中山食畢韈繫自解加一繫字尤爲分明夫帝賜食而不賜燕則韈繫自解猶曰非禮況但名見而可解韈乎

但據先生教言古坐必脫屨非爲行立言也入室始脫屨則在堂上必不當脫屨也乃漢蕭何傳何賜屨上殿則凡屨不得上殿矣殿廷非室上殿不必坐而凡屨皆不得上則與坐必脫屨入室始脫屨之說又復有異此古制與抑亦漢法如是也

古制漢法俱無明文即堂室席屨行立坐起種種亦何曾有儀註影響可以稱說但云坐必脫屨此亦不過就曲禮退坐取屨與夫跪而躧屨坐而納履諸文細爲推討則自似脫屨之儀非行立所宜有故少儀又云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士虞禮曰尸坐不脫屨亦以升壇入廟趨蹌登降無事去履故禮註曰朝祭不跣以朝與祭時則並不當有坐理也乃考之漢後

則大不然不惟行立皆跣即朝祭亦跣蕭何與操莽俱不脫劍履上殿而其餘則否延至六朝凡郊與廟帝皆脫舄升壇脫舄上殿即唐時閱寶通禮凡太廟祫禘帝必去舄而後入甚至朝士詣三公至閣下脫履過閣又着履而尚書丞郎詣令與僕射尚書並然則是漢魏六朝以至于唐並朝祭脫屨或謂坐席親地革于唐末然亦無明文此與古者朝祭不跣之制正相牴牾不止蕭何一賜履見漢制也且脫屨解韈古以明歡並非著敬謹之禮而後并移之朝祭劉宋有冬月不解韈之令而梁天監中尚書參議謂跣韈之制起于燕坐今朝祭並然則清廟崇嚴亦宜跣韈是歡燕跣韈竟一變而爲朝廟崇嚴之節誠不知其制起于何時此并非出公藉圃之飲所得援引爲故事也

若然則朝祭之跣起于後代劇不足據但軏曾客淮聞淮客有論采菽之詩者謂采菽以諸侯而朝天子乃其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夫周制邪幅即漢後之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則已無韈矣又左傳臧哀伯云袞冕黻珽帶裳幅舄皆朝會之服而但言幅舄並不及韈蓋後之行縢以緘足者皆有韈以蒙其上者也經傳之所謂

幅則皆無韈以蒙其上者也惟無韈以蒙其上故祇見幅亦惟有幅以蔽其下故可去韈則是古凡朝祭並無不邪韈而見幅者得毋三古之制原自如此故漢魏以後尚存遺意而逮今而併失之與曰是又不然向使幅外原有韈而仍露幅以朝見則製韈何用朝見既露幅則並不當有著韈之時又安用去韈此皆理之無可通者制或解或着各不相掩大抵芾在股下而過于膝一名爲蔽膝是也故曰赤芾在股言在膝之上股之間也幅即邪幅在膝下而邪纏之以周于足禮註所謂偪束其脛由足至膝是也故曰在下言在膝下也若夫韈則在脛之下足之上護脛幅而藉足屨者故一名曰紱釋名曰韈者末也在足之末也一名曰絑絑足者也則是古之爲韈祇以蓋足非如今之長廣可蓋膝者其制窄而淺一如屨然（韈止敬足與今制不同故古樂府華山畿有吞韈事）蓋韈者筏也屐曰舟韈曰筏其形同也是以跣義有三一脫屨則猶有韈也一解韈則猶有幅也一徒跣則并幅去之也跣剡亦有三凡坐而脫屨則韈尚存也至于喪者徒跣待罪者徒跣則幅亦并不存也然則幅存韈解幅不加

顯幅韄並着幅亦不加晦不得謂邪幅之見由于無韄以此爲朝廟解韄之証也

然而又有疑者男韄與女韄一也今女韄長廣但蓋腦肚而並不蓋足則與後異矣且何以知韄之同于履也

則以履韄一類男女一製今之女韄並非古法且亦不知爲何名予謂履可同于韄者禮証單下曰履複下曰屨有曰單着者爲履複着者爲烏則服履于烏之內非即韄乎韄可同于履者曹植洛神賦曰羅韄生塵而解之者謂步波而如踐地一如履之親地而底有埃者則韄非履乎且如今之女韄而可以親地乎是以男子着韄惟見有韄內則于子事父母則曰偪屨着綦但言偪幅而不及韄于婦事舅姑則曰衿纓綦屨但言衿纓而不及偪遂致宋人作禮書者直曰婦人不用偪而世之妄解者并據作男子邪襪婦人去偪以爲尊前承歡之証則直是猶獠之俗徒跣奉堂大無禮矣古文敘事原有詳略或纓或偪不礙互舉況男無幂綁但見邪幅而女則紳纓繚繞而不之見見偪則及不見偪則不及並無他義不然男婦一也男子

有行縢而女反夫縅而邦纓可乎

然謂燕坐脫屨不並解韈是矣至謂燕飲解韈不并解偪幅則似不然嘗出公怒聲子時聲子之謝詞有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嘔之是以不敢此謂其足有創恐一解韈而幅已去矣若其幅穢惡故不敢也則似一解偪幅將必致見創而生尚存則創且不見何嘔之有

是又不然夫世無徒跣可行禮者予前謂居喪待罪始有徒跣此非妄語彼聲子之不解韈非無幅也以幅不至足也其幅不至足者以疾也非恒例也

沈玉亮 字岑瑶 問內則云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夫袒裼見于孟子此大不敬之事乃以袒裼屬敬事固已奇矣至鄭康成註則又曰父黨無容謂居父之側不事容飾即俗所云至親無文者則袒裼有何文飾經與註俱不可解

舊亦疑此禮且鄭註父黨無容語亦出玉藻文禮指袒裼為敬鄭氏又指袒裼為容飾原無可解但讀書貴通達有但讀彼書而此書已豁然者往讀樂記云周旋裼襲禮之文也又讀玉藻云不文飾也不裼夫裼亦何與于文飾而諄諄言之乃玉藻又云裘之裼

也見美也君在則裼者盡飾也然後知此所爲裼謂裼衣裼裘使美見于外正文飾之耳與孟子袒裼裸裎義截然不同且其以爲文又以爲敬者孔疏又云父母之所以質爲敬臣之事君以文爲敬故又曰襲裘不入公門則是袒裼見美本爲文飾而卽以之爲敬君之事此正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兩相發明益袒裼者事君之敬不敢袒裼見美本爲文飾而卽以之爲敬事父母之情也經文鄭註俱非無義也

然何以同一袒裼而一以爲褻一以爲敬予亦嘗疑之但袒裼本不同有去衣之袒裼有加衣之袒裼去衣之袒裼暴虎郊特牲肉袒割牲左傳鄭伯肉袒牽羊史徵子世家面縛肉袒俱是也此卽爾雅所云脫衣見體荀子所謂露亶詩註所謂露體爲裎者不必皆敬事也雖曰肉袒割牲亦敬之一節然與臣敬君子敬父母全無與也若加衣之袒裼則有袒錦如衛風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絅者單也謂夫人衣錦必加單衣于其上謂之裼衣但又加一衣袒而不襲則其美見焉又有袒裘如狐白加錦衣狐青加綃衣狐黃加黃衣羔裘加緇衣皆加單衣于裘上但外又加一衣袒

則褖之而美見襲則掩之而美不見檀弓所云襲裘而弔褖裘而弔是也此即禮註所云袒而有衣曰褖者則是去衣之袒褖爲褻加衣之袒褖爲敬明有分別特是加衣之敬近乎文飾但可事君而不可行之于父子之間故事父無容必遇有他敬事始褖之餘則否其所云他敬事雖禮無明文然家庭之間保無禮節當文飾者此皆不可知之事也若朱元晦謂敬事如習射之類此總誤認加衣爲去衣故憑臆作此言夫習射非敬事且父母之側亦不當習射即或非習射而無故而脫衣袒褖一如習射之爲狀亦必非事父母之節況脫衣袒褖除習射外亦復有何等事與習射類者而曰類請一思之

姜兆熊 會稽人係姜桐音先生之子康熙癸酉舉人 問曲禮坐而遷之少儀授立不坐坐字俱是跪字古跪坐無二儀亦無二字凡坐儀並無有以尻着席者大抵兩膝着地而以尻着兩足踵即謂之坐故小雅不遑起居詩傳作跪居謂挺身爲跪奠身爲居是以管幼安坐蒸牀着膝處皆穿以膝跪故也萬不知跪坐之儀何代更易以至于此此等沿革古皆無明文即禮著事始者亦皆不之及

故三古禮儀無問大小逮今並無一遍全者吾亦安致效宋人惡習憑臆言禮特所云跪坐一儀亦似未是古跪坐通見亦以古坐親地每從坐起時必先由跪而後能起故跪亦稱坐實則跪坐二儀不得混同往在長安施侍講坐侍講自言提學山東時見孟母廟座傍有石人跪侍云是孟子像得于孟母塚中者予見之皇然不安一則與作俑無後之說自相矛盾一則入廟思敬豈可令見一前哲終古長跪者往欲亟毀之而未逮也時一客蹶然曰此正坐也古坐只是跪而曾未聞耶侍講不能答予謂坐與跪畢竟有

別行立坐臥是四大節未可以折腰屈膝趨走停站偶然承奉諸畸節強當其名夫跽足不可以當立曲肱不可以當臥豈有屈膝可當坐者若然則古分跪坐二名造跪坐二字皆多事矣但坐有二義一是危坐即跪坐也跪者危也兩膝隱地體危凴也故莊子曰跪坐而進之而梁簡總愛書敬謹即束帶危坐大抵侍坐長者問業則行此禮如曲禮請業則起問更端則起所云起者謂直身而起而尻離于踵名爲長跪亦名爲長跽史范雎傳長跽請教小雅起居之起皆是也及請畢而還奠其身則頓尻于踵即謂之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又謂之居論語居吾諸汝小雅起居之居皆是也而總之名爲危坐然則孟塚石人本危坐儀耳弟子侍長者臣侍君子侍父總如是耳若坐則以身奠席名爲安坐曲禮坐必安言身當奠安也又謂之横膝而坐曲禮並坐不横肱謂膝當横肱不當横也故士相見禮立則視足坐則視膝亦惟膝在席上故嘗得視之以覘動起是以三國志諸葛武侯抱膝而坐晉楊方詩居願接膝坐又朱異促膝而坐以道故舊惟横膝則可抱可促亦可接若跪則皆不能矣吾不知席地之坐止于何時而晉唐以前與古無二皆可取証若管幼安之藜牀着膝亦着此横膝焉耳況古人愛子多置于膝孝經曰親生之膝下東漢荀朗陵以孫文若坐着膝前晉王述之愛子文度雖長大猶坐置膝上若屈膝長跪焉能坐人如謂此皆漢後事則檀弓引子思云進人若將加諸膝夫跪則安從加膝哉

然則與趺坐何異

曰趺坐者謂結趺而坐也趺者跗也跏也釋氏結足跗故曰結趺曰結跏非横膝也

然則何以爲箕坐

箕坐者伸膝坐也

甲問曲禮主人肅客而入肅者拱手也推手而上也蓋邀客入門則必拱手以進之鄭註以肅爲進是也宋陳灝集說引呂氏曰肅者俯首以揖之即所謂肅拜也則肅既是揖又是拜豈肅即是拜拜即是揖乎且九拜有稱肅拜者豈即此肅乎

曰肅是肅揖是揖拜是拜肅不是揖揖不是拜且肅與揖俱不是肅揖肅與拜俱不是肅拜其肅不是揖何也禮註直身而推其手曰肅推者拱也謂上其手也肅者直也詩傳九月肅霜註肅與縮同即直也是肅者直其身上其手與揖之曲其身而下其手正自相反蓋揖與擡同擡有俯義即禮所云磬折者折者曲也俯也故禮註曲躬而引其手即謂之揖蓋引爲下手與推之上手不同擡之折躬與縮之直躬又不同是以周禮司儀詔王儀凡有三揖以深淺爲別一曰土揖見諸侯則引手着地深揖也一曰時揖見庶姓則引手與常揖等時者常也平揖也一曰天揖見異姓則略引其手高而不下如在天然淺揖也淺揖與肅近而終以引而不推小俯而不直即不稱爲肅而稱爲揖其嚴如此是以三揖之外別有所謂肅揖者既不是肅又不是揖以爲肅耶則引而不推以爲

揖即則直而不曲于是合名爲肅揖又名長揖介者與婦人恒用之西征賦率軍禮以長揖揖即揖也長者不曲以介士不可曲也其揖不是拜何也揖弟曲身而拜必曲膝說文曰拜跪拜也又曰拜者首至地也故周禮九拜無立儀而晉朱儀註賤人揖貴人拜絶域無以相勉勉子以不拜遂揖而別拜揖之不同如此況肅拜非拜并非肅揖周禮九拜儀九曰肅拜皆跪拜之節故肅揖爲長揖肅拜爲長跪（舊註以肅拜爲特揖）非也樂府伸腰再拜跪謂直身屈膝而再引其手與肅揖之不曲膝而直身引手大別乃謂俯揖即肅拜則是拜揖尚未明何言肅也

揖拜與揖則幸聞命矣然不知肅拜肅揖以何禮用之今亦有行之者乎

九拜所用古皆不曾明言以致稽首頓首兩大拜禮今並誤用何況其他若肅揖肅拜則前所言軍士長揖婦人長跪皆是也特今世用此甚少幼時見甲胄之士行升帳直躬之禮但戟手而不一俯此即肅揖令史丞簿及書吏堂參但下跪不俯伏即起又下跪又不俯伏即起此即肅拜今并無此矣若婦人則今

尙肅揖而並不肅拜按少儀論婦拜有三節以肅拜爲主凡平時吉拜雖遇有君賜雖爲尸（爲婦尸也）亦只長跪不俯伏至周武后時有周天元詔謂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俯伏如男子而于是婦人肅拜之禮亦亡蓋婦人俯伏之拜用之凶禮如遇喪遇祭舅姑則手拜手拜者謂以首至手而俯伏于地書稱拜手禮稱手拜儀禮稱手扱地俱是也若身爲喪主遇夫與長子之喪而婦人主之則亦必行稽顙禮一如男子其云爲喪主不手拜也然則手拜稽顙皆行之凶禮而吉禮無之自武后去肅拜之節而呂氏解曲禮誤以肅爲肅拜朱元晦著家禮又誤以肅拜爲手拜致凶喪之禮行之平時此其不祥爲何如者又豈止手足屈伸小節已乎

然則今婦拜儀有端肅斂衽之稱即肅拜禮乎曰不然肅爲直義加一端字即嚴肅之肅矣況復俯伏不直躬乎古婦衣無衽鄭氏喪服註曰婦人不殊裳其服如深衣而無衽夫衽尚無有將以何斂故史曰斂衽而朝此言男子不言婦人也今反以婦人爲斂衽何也

然則今頓首稽首稽顙諸稱與周禮九拜儀合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何如

此則無一不誤者周禮九拜儀當先辨拜字拜必屈膝跪以首至手而統下于地即手拜也故九拜無拜儀亦無手拜儀而總以九拜名拜以爲拜也者凡拜之統焉者也今以揖當拜而朱元晦著家禮亦復以拜爲立拜則即一拜字而固已誤矣若九拜諸名則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此四者本是一節謂由重而及輕也蓋稽首者稽留其首不即起也頓首陡也即起也空首虛其首而不至手但下手也振動則手奮體動首將下而總不下也此禮之

因時而較重輕者舊註以稽首爲首至地頓首爲叩地稽顙爲以首搏地則搏地叩地與首至于地亦復何異而分爲三名且拜重稽首書益拜稽首孟子子思再拜稽首皆以稽首爲見尊之禮故左傳公舍齊侯于蒙齊侯稽首公祗拜而齊人怒之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又公如晉稽首智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則稽首者拜禮之重惟見見尊者得行之今限之爲凶喪之禮大不敬矣若敵體通行則祗拜手而今又以頓首爲通行夫頓首者急遽造次之狀大非常禮左傳晉穆嬴頓首于趙宣

子之門楚申包胥乞秦師九頓首而坐國策燕太子丹見荆軻避席頓首皆倉皇有求陛頓雖安之禮不當通行若漢後見天子加一頓首有稽首頓首之文則以此時當秦法峻急君尊臣卑之際廷臣每見君必轂觫服罪故稽頓並行此與恐並同雖亦非古禮而去古未遠故至今章表疏奏依然行之特其義則舉世無解識者耳至五曰吉拜六曰凶拜則吉者拜而後稽顙凶者稽顙而後拜禮文甚明但稽顙者兩手按地而拇顙于兩手之地間即今世所行叩頭儀與拜之首手至地者迥乎不同此二拜作一節明吉凶之禮若七曰奇拜八曰褒拜則又是一節辨奇偶之禮奇者零也單拜也褒者益加之謂兩拜也古無行四拜禮者亦無一拜一跪起相問行者或一拜或兩拜兩拜則連行之乃朱氏家禮又以褒拜爲俠拜爲行四拜禮夫俠拜見士昏禮婦見舅姑之儀謂見舅尊于見姑其獻舅償時已拜獻矣及還又拜謂之俠拜俠者又也又拜非四拜也且與褒拜又異褒拜連拜俠拜不連拜也特俠拜在九拜外或曰此婦人禮耳若吉凶二拜雖亦兩拜然不名褒拜者褒者一儀而兩拜吉凶二拜則兼兩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而兩拜不可同矣

九曰蕭拜說見前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大可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潢較

經問二

問桐鄉錢丙有極辨諸經爲僞者謂周禮僞書也即非邑車乘一條可知矣其言一夫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古者都城不過百雉千室之邑民居二千五百畝并官府倉庫庠塾不下三千餘畝雖千雉之城不足以容之此其謬而僞者一也既謂一井八家又云九夫爲井則自矛盾矣

其謬而僞者二也

周禮爲周末之書不特非周公所作卽戰國孟子以前皆未曾有故孔子引經與春秋諸大夫引經以及東遷以後混一以前凡諸子百家引經並無一字及此書者如孔子言吾學周禮及韓宣子聘魯所云周禮盡在魯皆非此書然則言周禮者當據春秋不當據此書明矣但此書係周末秦初儒者所作謂之周人禮則可謂之僞周禮則不可以並無有眞周禮一書而此竊襲之以假其文也是以是書在前亦早有知其非者如漢林孝存稱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斥之爲六國陰謀之書惟鄭康成獨諭註之過尊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宋王安石直進其書集諸儒訓解竟至排棄孔子春秋不令立學官取士而以是書勒取士令甲則經學亂矣莽周禮不明禮記雜篇皆戰國後儒所作而儀禮周禮則又在衰周之季呂秦之前故諸經說禮皆無可據而漢世註經者必雜引三禮以爲言此亦大不得已之事原非謂此聖人之經不刊之典也若或又謂是書出于漢孝成之世係漢人所作并非周人則不然按漢志六國魏文侯時曾以樂書賜樂工竇公至孝文時獻其書卽此書

之大宗伯大司樂章也桓譚新語亦云竇公一百八十歲則六國之末已有其書其爲周人作而非漢人又可知耳

孟子五畝之宅在他經無其文即朱氏註云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亦是概括前儒之說爲言並非周禮丙欲攻周禮而以朱氏章句妄坐之其不足辨已明矣但其義則原有未可解者據周禮遂人曰夫一廛言每夫當任一廛也然前鄭註作百畝之廛即田中廬也後鄭註作里居之廛即國中宅也此皆據孟子爲說者至載師園廛之稅則賈公彥疏直以園爲田畝之宅廛爲國中之宅引據孟子文分指五畝因有云其說見周禮者然即云周禮亦不過如是已耳其在他經他禮則絶無可考唯漢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而何休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此八夫者既受百畝矣又析公田之百畝而各受十畝以其餘二十畝又八分之各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則在田之宅固已明矣然在邑無解若趙岐註孟子此是正註而其文不明但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嘗細繹其文其云廬井即在田者云邑居即在邑者

然既有廬井又有里居是在野在邑盡之矣曰各二畝半則五畝畝盡之矣乃又曰冬入保城二畝半豈邑里之外又有城居五畝之外又有二畝半與抑邑居即城居而複言之與

至若以都城百雉當侯國之城以千室之邑當民居之宅則大謬矣按考工記匠人營國王城九里鄭駮異義亦云周城九里公七里特鄭又云王城十二里公城九里故尚書大傳則云古者公之國有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有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有一里之城以城爲宮此雖周制不明彼此各據並無成說然亦大概如是若都城則縣稍之外都鄙之地所以爲公卿采地與王子弟之食邑者在王畿之外一層千室之邑則郊甸之外家稍之地所以爲卿大夫百乘之家與王子弟之稍疏者之食邑在都鄙之內一層何曾是侯國民居之名故孔子將墮三都曰邑無百雉之城言都邑之城也非國城也哀公會吳王伐齊冉有曰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言家臣之邑居也非民居也若謂邑里之宅城中不容則前儒亦慮及之孟子方里而井周禮亦以一里爲一井今毋論三里九里各

有多寡而但以五里之城折中爲斷五里者五五二十五里也每里九家而四分之爲四九三百六家則二十五里不過九千家耳今亦不從周禮諸制以五百四百三百一百限五等侯服而卽取至減者以孟子公侯百里爲斷百里者萬里也萬里萬井每井有八家則已得八萬家矣以八萬家之里居而祗以九千家之地應之可乎況城中有宮所謂宗廟社稷朝市府藏諸區其所畫地又當分去三國之一乎宋陳祥道作禮書有曰城中之宅率家二畝半冬月納稼之後皆入保城則以王城言之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又士工商在焉則九里之城固不能容然則考工所言九里者乃王之制中城也春秋書城中城可驗也又孟子三里之城有七里之郭則城外有郭不止九里或者城內又有城城外又有郭可以居民而不知其說又大謬者研論七里九里兩城恢擴仍不能容而卽以郭言之釋名郭者廓也廓然在城外也有城不廓然矣若春秋書城中城則中城是邑名杜氏明云中城魯邑在東海廣丘西南何嘗是城且入城保城城中之居不知其語始于何人實大不通之言國家守封疆農隙入保嘗在疆邑定無有撤四境

之民公然入城而棄土地于寥廓者偶有竊發敵人不用兵而至城下矣此大亂之道也

然則何如曰人自不善讀書耳孟子五畝之宅其半在邑邑者城外諸邑也王制民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凡鄉遂以外皆有邑里在公家者曰公邑在私家者曰家邑在卿大夫以下王公子弟所食采地曰采邑在民夫受田之外任開田以爲居者曰井邑故丘有丘邑都有都邑諸凡比長黨正鄉官遂官皆有官居自邑而丘而甸而縣而都與自井而通而成而終而同凡聚會處即設爲官居而民遂附之或數家一聯或數里一聯故又有名爲連者此即民居之近官居者所謂邑里即所謂邑居與里居也入保者保此而已詩所謂上入執公功者亦入此而已若趙岐又有保城之說則在都邑原有城不止國城春秋書城二十有九皆是邑城如城郎城向城邢城郡城費城防城武城平陽城祝丘等何一非邑是邑原有城邑里之居亦原有在城者特其城仍是邑城都城並非國中之城即近郊之民冬月入保亦必附郭爲民居使之相守並不宜虛城中里屢而待民冬月一時之入故趙岐所註先分兩地一在田一在邑

也邑又有兩地一在無城之邑一在有城之邑也故曰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此無城之邑居也又曰冬入保城二畝半此有城之邑居也趙氏語滯似有三居而諸儒不善讀書又並不知邑居之有兩千古夢夢蓋亦從予言而細察之

若謂八家與九夫予盾則周禮無八家名然八家卽九夫司馬法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夫者百畝之名九夫者九百畝耳不然夫三爲屋豈一屋任三夫乎

古千乘之國地方百里出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爲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問可知矣周禮乃謂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百里之國止出兵車一百五十六乘耳何名千乘乎

參而僞者三也

周禮小司徒職唯有九夫爲井四井爲丘四丘爲甸四句其下句出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此註左傳不註明司馬法三字而混并在周禮文下丙遂以之訴周禮是對長狄而訴侏儒長狄不受也特所謂司馬法者原非周制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

苴曾著兵法至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名司馬法今其書不傳久矣然且有兩司馬法兩言出車之制註經家各引以爲據其一又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此馬融引之以註論語鄭玄引之以註周禮然皆非是者大抵侯國以百里爲斷百里之地以開方計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萬井也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方八里實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井止百乘六十四井出一乘則萬井止一百五十有六乘矣雖爲之說者曰成之十里即是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總不合也于是馬融謂侯封不止百里當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而鄭玄則直據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以求合于成甸出車之數而周制亂矣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眞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

之地故孟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俱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限制如是此在漢後五經諸家如何休張苞包咸范甯輩皆歷爲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祿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書而盡反易春秋尚書孟子王制諸經傳之文豈可訓也或曰兩司馬車賦俱非常制何所出車是畿內采地法乘所出車是畿外邦國法然亦說經者臆度云然未有常制不明而可推言其變者且周禮失傳徒據司馬法安取証也

此惟論語包咸註百里出千乘恰恰相合如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一乘則百里之國方有萬井萬井所出適得千乘而何休註公羊傳亦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又云十井爲一乘公侯封百里凡千乘伯七十里四百九十乘子男五十里二伯五十乘則軍賦常制似當以此爲準則然而仍未然者何休包咸皆係漢儒與司馬穰苴生于周末者又復不同且其所註皆依文解釋並無有所據之經爲之引証故朱熹註論語亦云車乘之說惟馬氏爲可據但熹不辨兩司馬法將六十四井一乘之文移之註百井一乘之下則以鷹眼貼兎目兩不中看耳況其以十井爲一乘以萬井爲千乘者仍未是也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地不盡井井地不盡賦百里之國必先去宮城都邑陂池園囿山川沈斥廛廬經術三千六百餘井又去三鄉三遂都邑邊鄙徒任役而不征稅者三千七百餘井其任賦車者十之三耳以三千未盡之井而十井一乘則三百乘尚不足而可以之當千乘乎予每說經必以春秋爲之斷以春秋策書頗爲可信且先王之禮卽所云周禮盡在魯者雖其時不無變更而相去未遠吾卽以春秋策書其實証車數不涉儒証者言之昭五年論晉車賦有云十家九縣長轂九百是一縣一百乘也又云其餘四十縣尚遺守四千乘是十縣一千乘也計縣方十六里中計二百五十六井約二井半出一乘則百里之國但以二千五百六十井得車千乘所云任車賦者十國之三盡之矣事有策書所已言明明可証並非杜撰而合之五經家言又並無牴牾參錯之形見于其間乃不此之據而拗揉附會强飾夫六國荒唐之言以曲求其合不亦過乎

其言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徒役二十五人是百人供一乘千乘爲十萬人也千乘之國其井萬八家一井凡八萬家八萬家而賦十萬人先

王有是制乎春秋時魯之大蒐革車千乘須借二萬人于他國而後可足其數矣又魯賦于吳晉皆八百乘吳晉有征伐魯出八萬人隨之是其國中僅存婦人而無男子此一車百人之說斷之以理而知其誣也其謬而僞者四也

此何出一乘之司馬法文也但其文止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並無徒役二十五人之文惟宋胡安國註春秋謂作丘甲如唐兵法增二十五人爲徒役此臆說也又後世兵家言如曹公新書類增徒役二十五人在輜車之下此在司馬法舊文原未曾有乃妄自增此而以七萬五千之數增至十萬反謂先王無是制謂須借兵于他國又謂男子盡行而婦人居守則無忌憚矣且丙不讀書耳周禮鄉遂起軍旅法每鄉萬五千六百五十家約賦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一國三軍即已有三萬七千五百人矣況由此而三遂而公邑而都鄙其所賦之數以次相準雖曰兆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而家有正卒又有羨卒正卒家一人而羨卒則三卒兩卒一家並不止一人也特大事徵發由少至多先王立制不令合征之以竭作而盡其力耳若盡征則何止十萬故春秋齊晉戰鼓晉郤克

請以八百乘出師若以司馬法計之則已有六萬人矣然且三軍並出又加以三萬七千五百之數不已十萬人乎夫卽命卿帥師國君不在軍其合與國以濟師而一國之衆遂至如此雖此非王制然較之春秋蒐賦總不必借人他國斷可知矣況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原非周制亦并非周禮卽司馬法成出一乘之數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每乘三十人已頓減至四十五人矣若謂魯之大蒐當借人他國則春秋所書魯凡五蒐皆在鼎定年其時方百里者五無不足也若以魯供賦吳晉皆八百乘憂其乙人則是時魯八百乘鄰所供賦亦六百乘吾但憂魯鄰供賦何以在當時如此之多而止以人計則乎服景伯對吳人曰將以二車與六人從明言供賦之車一車從三人未嘗有百人也杞人無賴不憂三年而憂功緦之不察愚哉

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齊桓公遣兵戍衛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晉文公獻楚捷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皆一車士十人也故冉有謂季氏曰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若每車百人安得一室盈百人而敵之有餘乎晉爲平

丘之會革車四十乘倚周禮之數除徒役亦且三十萬人矣及會于黃池與吳爭長吳甲士三萬人爲陣以逼晉晉人畏之而讓吳先若每車七十五人則三萬人不過四百乘耳晉令平丘無與爭霸者尚車四千乘乃會黃池欲爭先于吳反不及四百乘何過自削弱其兵以讓敵可知一乘原無七十五人彼七十五人之說証之于古而知其誕也其謬而僞者五也自古及今無不甲而戰者故齊桓甲士三千人吳王甲士三萬人今乘車三人爲甲士其步卒七十五人不甲何以禦鋒鏑先王之制戰馬且必介而後馳而人乃反不爲之介是愛人不如愛馬矣其謬而僞者六也

司馬法一車七十五人在他經無明文此原不可據者故兩司馬法又有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之文則每車止三十人矣若謂一車概十人則又不然武王伐紂其革車三百與虎賁三千偶以十當一適合此數實則人是人車是車兩不相蒙國語天子有虎賁諸侯有旅賁周禮司馬官有虎賁氏設虎士三百人以左右王如後世羽林佽飛之類專隨王車若革車則兵車之名六師卿士分帥之非虎賁所得隨也至

于齊桓戊曹甲士三千並非車卒曾車卒而皆甲士乎若晉獻楚捷駟介百乘徒兵千人則隨所俘獲之數更無成限哀十一年吳大敗齊師以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獻魯公若以人數合車數將必一車三人半矣此笑話也蓋車徒之數言人人殊原無一定之經可實指者必欲實指則一車三十人庶或近之司馬法成出一車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在他經雖無此文然魯頌曰公車千乘而卬繼之曰公徒三萬以千乘之車而以三萬人副之則一車三十人適當其數此則經文之可信者若國語齊有革車八百乘註

齊法五十人爲小戎車八百乘有四萬人則一車五十人似乎過多若左傳載楚有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則每廣三十乘各分十五乘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則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謂分卒百人爲五十人當一廣十五乘偏之數而又加二十五人之兩爲承副是十五車祇得七十五人之數一車五人又似乎過少如謂冉有稱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以一室敵一車定無一家有七十五人之理則此一室者豈所云一家也乎謂稱族諸室其邑居不仕者尚

多即以一室敵一車而有餘此甚言齊魯之適相當耳故杜氏云室者都邑居家之稱而甲誤以一室爲一家比較人數則定六年晉車千乘在中牟衞侯曰衞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晉車五百乘者此其爲數宜何等也至謂平丘之會晉車四千乘當有三十萬人及黃池之會與吳爭長吳出甲士三萬人來攻而晉即讓吳先歃則平丘之會所云三十萬人者安在則又不讀書矣古者車戰七乘不以兵甲是也有車而無人者左傳崔氏弑齊君下車有人而無車者魯頌公徒三萬所以從車烝徒增增非所以從車是也晉車四千乘不必有三十萬人若吳卒三萬則並非車徒安得相較古以車戰曰陣以卒戰曰行晉魏舒伐狄請毀車而爲行是也是時黃池之會據國語出士卒百人以爲徼行百行萬人爲步兵臨會以凌晉晉始讓之此正左氏所稱崇卒不崇車者何得以人數多少妄核車數況周制軍乘原有分別征軍之法與征乘大異故魯作三軍三家各自毀其乘以足軍數使賦乘之人改而爲軍左氏所云孟氏使乘之子弟半爲已臣而叔孫盡臣之臣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服役之使爲軍也獨是乘之與軍皆有甲士與徒卒二者如襄十二年楚以蔿掩爲司馬既數甲兵點徒兵之有甲者又賦車兵征甲士之在車者然後賦徒卒以爲甲士車士之役而總繕甲楯兵器以爲車甲之用是車有徒卒甲亦有徒卒甲士衣甲徒卒不衣甲故哀十二年齊師伐我及清季氏之甲七千此衣甲者也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巳徒卒此不衣甲者也然此不衣甲者豈眞以襏襫褐衵禦鋒鏑哉古甲衣以鐵以皮徒卒之衣則以袍以纊纊曰襺袍曰絮如秦風與子同袍左傳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合袍與

纊而皆以帛組紩之故楚子伐吳作簡練之師有云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者漆皮而紩之被練者絮練而組之甲士少故三百徒卒多故三千也今丙抱杞憂惟恐車下之士袒裼受敵以爲必非先王之制夫先王之制固不可聞然甲第曉七十二人之在一車以爲七十二人將賦無衣而不知公徒三萬其在車下者方多多也況不止車下者也

古戰士皆有伍故晉伐無終毀乘爲伍凡五乘爲三伍可知無不伍之兵也今一車步卒七十二人七十人爲伍十有四餘二人却不成伍豈有此陣

法乎若二人并車上甲士三人成一伍則是君大夫將帥與庶人爲步卒者共伍也其謬而僞者七也

卒伍之制起于周禮何乘之制起于司馬法初以司馬法攻周禮固已可笑今復以周禮攻周禮則可笑倍甚此固無容置辨者然其制則何可泯也周禮小司徒職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此鄉遂出軍之法也鄉遂賦人不賦車六鄉之內原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制而出軍之法準之如五家爲比則五人爲伍以家出一人也五比爲閭則五伍爲兩以閭爲二十五家即兩爲二十五人也四閭爲族則四兩爲卒每族百家即每卒百人也五族爲黨則五卒爲旅黨五百家即旅五百人也五黨爲州則五旅爲師凡二千五百家爲州即二千五百人爲師五州爲鄉則五師爲軍凡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蓋一家出一人一鄉出一軍天子六鄉出六軍諸侯三鄉出三軍其六遂三遂同于此數此本鄉遂出軍之法與都鄙縣甸計地出車之制截然不同然而行軍臨陣對敵制勝則又準之故尚

書牧誓曰。旅曰。師而左傳繻葛之戰有。偏伍之名。欒武子言楚軍制有卒兩之目。管子作內政先肅桓公定卒伍。凡五鄉五鄙五正五屬皆以伍爲數而其後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唐太宗兵法有五兵五當之制。皆用其說而反謂周禮無卒伍。安矣若其云晉伐無終毀車爲伍以五乘而爲三伍遂憂七十二人之餘二人則無論毀車爲伍正毀車制而作步兵不當以車兵之數與步兵相較乃即就其毀車之數計之其云以五乘而爲三伍者謂每車甲士三人五車三五一十五故可作三伍也然則五車徒卒每車七十二人五倍之正可作七十二伍何留有餘故唐太宗兵法合甲士徒卒而統計之有云小列五人大列二十五人參列之得七十五人可以爲正可以爲奇是晉制分數唐制合數皆無贏羨已則琳琅而妄以此議古人何其不自量乎

四井爲丘丘出馬一匹四丘爲甸甸出車一乘則稱之丘甲由馬一匹者更令其出四匹一旦而驟增其賦四倍有此暴政乎其謬而僞者八也此則尤無理矣春秋書作丘甲杜氏誤註云四井爲

丘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舊制也今以一甸所出責之一丘是一丘而出四丘之賦故曰四倍此實杜氏解經之誤與周禮何涉且其所謂四倍者則舊有解之者矣宋胡安國傳春秋據唐太宗兵法謂周制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今以四丘作四甲每丘一甲增二十五人爲百人則所增賦者止三分之一未嘗四倍也然而仍未是者所謂甲士三人者謂車右車左并御車者三甲士在車上耳若可增四甲則有一甲士在車下矣況魯作丘甲非賦車乘亦非賦徒卒並不當以甸乘之制爲解蓋賦乘曰賦輿賦徒卒曰起徒役不當曰作甲甲者甲兵如前所云行兵在車兵徒卒之外者春秋多有之如崔杼弒君曰甲興齊慶封來奔傳唐氏以甲環公宮宋景公卒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鄭人討西宮之難子孔以其甲與子革子良之甲以爲守諸凡列國稱甲者不可勝數故魯亦作之而其後叔孫州仇圍郈有叔孫氏之甲齊師伐我及清有季氏之甲是甲與車乘與徒卒絕不相干其曰丘甲者謂一丘出若干甲今不可考

耳然則周禮無考即漢晉大儒如馬融鄭玄韋昭杜預輩尚一往多誤何況于丙丙自今以後請細心體究毋徒襲宋人餘唾爲經學禍則某亦且有厚望焉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大可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潢較

經問三

問福建漳浦學廩生蔡氏作奏疏四通于康熙三十七年七月入京候

皇上西征凱旋時迎駕于昌平郊外上之不得還京候午門外乞通政轉上不得因自勒其疏行世其四疏中一請徵古文尚書于海外頗屬迂濶一請更分堯舜二典謂堯典當訖于放勳殂落舜

典當始于月正元日此與先生古文尚書定論中所分恰合其餘二疏則一請尊孝經爲書興禮記爲記以爲孝經者宣聖所遺曾子所述雖經而實書者也禮記者諸儒所採戴聖所集雖經而實記者也且唐宗刪孝經閨門一章卒名馬鬼之變朱仁宗于戴記中表出大學中庸二篇以賜王堯臣呂臻遂開一代理學之始今

皇上頒孝經衍義示天下以孝治之意自當與四書並立學官故曰孝經者宜書而不宜經者也

孝經孔子之書漢初今古文並出其祖述而傳之者多至百家自兩漢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二鄭及魏王肅褚林何晏劉劭吳韋昭謝萬徐整晉袁宏車胤楊弘殷仲文韋俱爲傳述然且梁帝唐宗皆有義疏論解極爲表章從來經書之盛無過此者然猶有古今異同之辨紛紛聚訟以致宋人鹵莽遂有刪改原文者當此聖言受侮之時立意尊顯欲直刻之四書之中固屬盛心但謂宜書不宜經則似書尊而經卑失其義矣夫書者文字之名因載籍憑文字以傳故載籍亦名書但書不必經凡九流百家皆可稱書故書緯璿璣鈐曰書者如也如其所言而記之漢

武置藏書之策立爲書之官所以通天下載籍而經則惟古帝王聖賢所傳始得稱之蓋經者正也典也王通稱元經而人非之賈誼稱新書而人有非之者乎宋史百官志稱國子助教十人分掌十經以易書詩三禮三春秋及論語孝經合作一經爲十經則孝經固可合四書而總稱經者若禮經三百古亦名經兄中庸早已單行漢志于禮記百三十篇外別有中庸說二篇故梁武作禮記大義十卷復作中庸講疏一卷則表出禮記並未始自朱宋且朱宗以大學賜諸及第者未聞有中庸也若唐宗則闢門一章則舊原有疑之者按漢志孝經有古今文二本其古文本爲孔安國壁中所出而長孫氏與翼奉等所傳則別有孝經本名爲今文故志分載曰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則古文孝經也孝經一篇十八章則今文孝經也祇因今文爲顏芝所藏河間獻王早得之而古文至魯恭王壞孔子宅始出于世故今文盛行而古文稍衰其後安國之本亡于梁代見隋經籍志至隋開皇間祕書學生王逸忽得古文本上之祕書監王劭劭以示河間劉炫炫乃論其得失作稽疑一篇其與今文異者祇分庶人

章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而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其互異者僅二十餘字時炫多爲人所忌而議者又據桓譚新論謂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與今文異者四百餘字與炫本不合故唐宗于開元七年下議用博士司馬貞說謂其分庶人敢問二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爲詐僞且閨門章文句凡鄙遂削去之殊不知漢志二十二章係班氏自註而顏師古引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則其分庶人敢問以應數在劉向校書時早已註定何曾是王劭劉炫僞爲分析其多一章卽閨門章也古文凡鄙雖二帝三王之書確有引據者今攻古文家亦多以凡鄙目之何況孝經則桓譚所云或亦誤記而世信桓譚而不信班固劉向無如之何若刪閨門一章則出自公議馬嵬感召不必在是要之古今得失所係頗大世有學者當自能辨之耳

禮記本儀禮註疏其言非出一家故辭紛而無序散而無紀訛正互登信疑參半最可恨者以孔子之聖而檀弓謂其不知父墓殯于五父之衢以親親長長之大倫而冠義謂母可拜子兄可拜弟周

公未嘗爲天子而明堂位謂曾踐祚以治天下孔子深惡巧言而喪記引聖言曰辭欲巧諸如此類難以枚舉知禮者乃爲是言縱令不知禮者言之未必若斯之悖也

禮記舊謂孔子爺七十子共撰所聞以爲記雖其間雜以他儒如荀卿公孫尼子諸篇合以成書然大抵不出春秋戰國之間若儀禮則顯然戰國人所爲觀其托孺悲以作士喪禮托子夏以爲喪服傳明明援七十子之徒借作倚附然且七十子之徒尚有大學中庸確然爲孔門後儒所記而儀禮倚附別無考據則儀禮遙禮記遠矣且儀禮禮記了不相屬儀禮祇士祭時儀註一節而祭既不全儀又不備故漢初傳此書者祇一徐生而不通禮亦不解禮節但就其儀而形容之謂之善容此與諸禮所記何涉若謂曲禮註儀禮則曲禮文中有豕曰剛鬣黍曰香合脯曰尹祭稷曰明粢諸名而儀禮于處祭既用普淖即黍稷也乃又用香合明粢則兩黍稷矣于祫祭當用剛鬣即特牲也乃反用于祭則祫祭無牲而反有脯矣夫全篇無一字相合而偶同數字尚彼此互異如此何況全記況傳註之說起于仲長統云周禮禮之經禮

記禮之傳語而新安朱氏誤襲之即以儀禮當周禮雖周禮但記官政亦與禮記全不合然朱氏襲誤則端在此其說見後

至禮記紕謬篇篇有之何止四事若止如所舉四事何足廢禮記檀弓所云孔子少不知墓則在史記諸書俱有之特世不知禮妄爲辨釋有云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顏氏女恥之故不以告此在史記與鄭註皆有然者夫告以墓所不必告以野合也況所云野合者據家語諸書但云叔梁紇年已七十而顏氏女初笄失少長婚姻之飾故云野合是時顏父尚在許而嫁之非無父母之命也則此野合不必諱何況父墓者唐司馬貞謂孔母徵在以少寡爲嫌未經送葬故實不知非諱之也則年少孤弱古今不乏未有少寡不送墓者若孔氏正義謂因送葬亦知墓所但不告以柩之所在則墓與柩一處知墓不知柩子理未合果爾則但當殯防不當殯五父衢矣此此諸說皆欲曲爲之解而必不可得不知其事有甚當而不足怪者古最重墓祭周本紀武王祭畢馬融謂畢者文王墓地鄭康成傳引曾子曰椎牛而祭墓而孟子稱東郭墦間之祭者誠不知漢儒何以有

古不祭墓之說以致魏文作詔皆以禮無祭墓爲辭此皆失禮之最著者但既名曰祭則必備牲牢而男婦共之故周禮墓祭且有冥漢朱買臣傳見故婦夫妻上冢而朱人祭墓詩亦有夜歸兒女笑燈前之句則凡屬廟祭墓祭必夫婦與俱迭爲進獻而荀夫亡而妻存則雖在家廟亦無寡婦主祭之理何況下墓是即叔梁紇非老夫顏氏非少女亦孰有敢孤嫠可公然出外行野祭者則是送葬以後全然不一至墓所而況孔子甫生而父死甫成童而母又死其不知父墓宜也此皆禮之無足怪者也或曰家語云叔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病足乃始求婚于顏氏生孔子而叔梁紇卒則是孟皮猶在也孟皮何以不墓祭曰孟皮庶也孔子嫡也庶子焉得祭且孔子生時紇七十餘矣不知孟皮之有焉否也且紇以皮病足故老而再娶則焉知不即以病足廢也然則孔子不祭乎曰古有廟則祭廟無廟則望墓而祭于其家庶子則祭于宗子之家孔子父爲鄹邑大夫既死無廟則必望墓而家祭而其母佐之孟皮未死不病廢則孟皮亦佐之斷無能以幼稚野祭而其母帥之而行者此皆不必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墓之至理也故曰此不足怪也

祇檀弓記孔子殯母與史記同其母死之年與史記異檀弓蓋母之時門人後至且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則似孔子已年長矣若史記則孔子蓋母在爲兒嬉戲之後未嘗有門弟子也在爲季氏委吏之前未嘗去魯他適有所爲東西與南北也且又云孔子要經就季氏之饗孔子年十七則明有其年而家語亦載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與史記同則檜弓爲稍疎矣雖孔母生前不一出門不能告墓所則孔子稍長亦並無礙但史記則更可據耳

若夫冠義云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則以冠禮嚴重所謂醮于客位三加彌尊者故敬禮殊常原不爲過況母拜子亦拜兄拜弟亦拜不過以客禮待子弟耳且惟適子則然支庶卽否蓋重其祖父之正體拜子弟卽所以拜祖父也夫子弟爲尸則尊者皆拜而尸且居然受之古王制禮非後儒薄識所能量矣且氏尊儀禮而斥禮記謂欲尊禮記寧尊儀禮而此則儀禮亦有之禮記止一拜而儀禮又多一拜儀禮云冠者取脯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夫所謂又拜者俠拜也婦人見男子男子一拜

婦人必兩拜謂之俠拜今見子亦如之是母多一拜矣又云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夫再拜者連拜也拜者不連拜也是兄弟亦多一拜矣氏欲尊儀禮而烏知其無禮處較禮記尤甚然則宜何去何從乎

若謂周公未嘗爲天子而明堂位謂曾踐祚以治天下則明堂位一篇雖多非禮之言然周公攝政誠有之且但疑此篇而廢全經則尤誤也按明堂位與月令皆在別錄爲明堂陰陽記中之書漢藝文志云記百三十一篇即禮記盧本也其時高堂傳禮但授古經即今所稱儀禮者而明堂陰陽與王史氏記及中庸說司馬穰苴兵法古封禪羣祀概置不問及漢成時劉向校經始取記百三十篇以爲此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撰而增明堂陰陽孔子三朝及王史氏記合得二百十四篇然猶未名爲禮記也沿至東漢始有四十六篇之禮記流傳人間而馬融直增入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凡三篇合得四十九篇是明堂位原非禮記四十六篇之舊本在西漢諸家及劉向校經後輯禮記者所不錄而馬融一人又增入之氏苟知禮或請刪此三篇別錄一卷附禮記

後誰曰不然而但以踐祚一節議其悖禮耶夫賜魯天子禮樂凡郊禘廟朝車旂章服皆儗天子何止朝諸侯一飾且以魯太廟爲明堂魯三門爲天子門其誤處不止此也

若喪記云情欲信辭欲巧則巧作善解上聲與巧言之巧讀去聲不同故切韻舊註分作二部善功曰巧上聲禮記辭欲巧是也僞功曰巧去聲論語巧言令色是也兒辭不厭巧左傳晉師曉善諫叔向引詩巧言如流以頌之夫善諫而謂之巧言則巧何害哉

況禮記一編既集成于戴聖而月令又呂不韋所手著之書縱其言或無可議亦不過紀時占候無關大道而欲與典謨爻彖風雅褒譏等經並驅千古不亦謬乎臣嘗考禮記之列于禮而因以取士也始于宋之王安石以春秋爲斷爛朝報矣復以周禮儀禮爲不可用而專用戴記是眞不足與言經者惟時考亭朱子怪其舍經用傳詩修三禮而未及成書以臣之愚謂欲尊戴記寧尊儀禮欲專儀禮寧專周官云云

禮記無戴聖集成之事戴聖受儀禮立戴氏一學且立一戴氏博士而於禮記似無與焉今世但知禮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爲曲臺禮容臺禮爲戴記而並不知曲臺容臺與戴記之爲儀禮此皆舉子不讀書之故無足責者氏欲崇儀禮貶禮記以禮記爲贓吏所集成而不知贓吏之所集成而立學立博士者正儀禮非禮記也間嘗考曲臺容臺所由名漢初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儀禮也是時東海孟卿傳儀禮之學以授后倉而后倉受禮居于未央宮前之曲臺殿一作天子射宮非是校書著記約數萬言因名其書爲后氏曲臺記至孝文時魯有徐生善爲頌頌者容也不能通經祇以容儀行禮爲禮官大夫因又名習禮之處爲容臺此皆以儀禮爲名字者若其學則后倉授之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與沛人慶普三人至孝宣時立大小戴慶氏禮三家之學皆有博士時大戴爲信都太傅小戴以博士至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檢如氏所稱贓吏者是儀禮集成實係二戴故舊稱儀禮爲慶氏禮爲大小戴禮以是也宋鄭樵作三禮辨有云魯高堂生所傳士禮一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后倉曲臺記數萬言今之禮記是也按前後漢志及儒林傳皆以高堂所傳十七篇瑕丘蕭奮即以授后倉作曲臺記是時兩漢俱並無禮記一書故孝宣立二戴及慶氏學官皆儀禮之學源流不同鄭樵著通考極稱有學新安朱氏極遵其說而六經源流尚未能晰況其他乎

若禮記則前志祇云記百三十一篇當是禮記未成

書時底本然並不名禮記亦並無二戴傳禮記之說惟後漢儒林有鄭玄所註四十九篇之目則與今禮記篇數相合故鄭玄作六藝論云今禮行于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此儀禮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今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禮記是也然其說究無所考及觀隋經籍志則明云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所記一百三十一篇至劉向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凡五種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則二戴爲武宣時人豈能刪哀平間向歆所校之書荒唐甚矣且二戴何人以向歆所校定二百十四篇驟刪去一百三十五篇世無是理況前漢儒林並不載刪禮之文而東漢儒林又無其事則哀平無幾陡值蔡變安從刪之又且大戴禮見在並非與今禮記爲一書者且戴聖所刪止四十六篇相傳三篇爲馬融增入則與後漢儒林所稱四十九篇之目又復不合凡此皆當闕之以俟後此之論定者故曰戴聖集禮記未敢信也

至若月令見呂氏春秋原是不韋之書然周書先有

月令不韋不過襲成之且並非手著當時集羣儒所記成篇見月令正義又其篇載在明堂陰陽說中謂之別錄原非西京所存百三十一篇仲尼七十子之徒所撰舊目此正馬融所增入者（說見前）則仍名別錄附禮記後不爲過也若謂記時占候不得與典謨並傳則二典開章即載羲和作歷敬授人時之事幾見月令可忽視耶

至謂宋之王安石以周禮儀禮爲必不可用而專用禮記則又不然安石廢春秋不立學官而專詩以周禮取士未嘗廢周禮爲不可用也安石著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熙寧中設經義局自爲周官議十餘萬言名爲周公之禮此尊周禮之至者而反曰廢周禮豈誤聽後儒三大壞之說謂一壞于劉歆再壞于鄭玄三壞于王安石而爲是言乎夫所云壞者謂用周禮而壞非壞周禮也且謂安石舍經用傳朱氏亦未嘗經周禮而傳禮記惟仲長子怪之則未嘗有此事周禮非經禮記非傳安石未嘗舍經用傳朱氏亦未嘗經周禮而傳禮記者特二禮之傳証統有周禮爲經禮記爲傳之語而宋鄭樵襲之謂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而所謂禮記者特二禮之傳証耳此大謬之論禮記與二禮絶不相蒙何從傳証宋

人好分別經傳呂東萊以楚詞離騷爲經九歌九章九辨等爲傳朱氏以大學孝經俱分經傳致有分鹿鳴以下小雅之經六月以下小雅之傳文王以下大雅之經民勞以下大雅之傳者若朱氏分三禮經傳則又以儀禮爲經周禮禮記爲傳與仲長統鄭樵之說不同然並未成書而黃幹吳澂輩續成之此大不足道者今欲尊周禮亦無不可然必題之爲經傳亦何必然

蔡氏請徵海外古文尚書一疏因宋人多有攻古文爲僞者歐陽修日本刀歌未有云徐福行時書未焚尚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通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意必海外有其書故欲取以爲証按崇文總書目載咸平中日本僧奝然以鄭康成註孝經來獻不言有尚書古文又鄭麟趾高麗史宣宗八年即宋之元祐六年李資義使宋還奏云帝聞吾國書籍多好本館件書所求書目錄授之首開百篇尚書答云無有也是高麗尚未有北日本乎歐陽氏狡獪之詞甚言舉世人不能辨古文耳若眞求之則瘢人前難說夢矣

其一又請定文廟祀典謂十哲之祀宜增有若不當以陳蔡州從之賢限此數也兩廡之祀當增懸亶秦冉顏何三人家語懸亶與史記鄔單原是兩人亶字子象單字子家名姓既殊字又各異不當錄單而去亶也若秦冉顏何徒以載之史記而家語不載遂謂當去則史記索隱註曰顏何家語字

子稱在家語何嘗不載特王肅所傳本偶軼之耳且北齊顏之推謂仲尼門徒顏氏居八若去何則少一人矣至于孟子弟子若樂正子萬章公孫丑之徒亦宜祀之兩廡之間即宋明諸儒亦多缺略而閩中郡邑好祀文昌魁星二宿以爲文明之象此出何典然且祀之學宮而挺爲人形塑爲鬼像膠庠重地安能使非禮淫祀錯雜其間所宜速毀從祀于先王之廟幾見祀其師而以弟子作配享者古功宗之典惟有功之臣得書之太常祭于大烝以而投之水火非與

原其始皆由祭先聖時必及先師孔子既作先聖則孔門多人其在伏生毛萇諸先師內必首推孔門諸賢以爲先師領袖而後人不察遂沿之爲弟子之祀凡仲尼弟子皆勒祀典不使一人或遺此實非禮之禮原非學校所宜有者若十哲之祀則在唐以前並無其制考兩漢辟雍多以周公孔子互爲先聖至魏晉六朝每釋奠孔子以顏淵配則似聖孔子而師顏淵者然祇顏氏子一人耳唐太宗貞觀之初定孔子爲先聖而以左丘明卜商伏生戴聖高堂生及馬融鄭玄王弼杜預等二十二人爲先師其中孔門弟子

祇十子夏一人而餘皆不及然猶于二十二人外仍以顏淵祀其傍則既有先師又設配享而于是學校之制亂矣然尚無十哲也至玄宗開元間又增曾子一人于顏子之下同作配享且圖二賢及七十弟子與二十二先師之像于壁其時司業李元瓘無學倡言四科弟子閔子騫輩雖列像廟堂而未膺享祀不得與何休杜預等同霑尊俎似乎不安因增十哲之祀于二賢之下二十二人之上其意未嘗不善然苟識禮意自當以四科弟子與顏曾二人同稱先師而罷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之祀不當于先師外既增二賢又增十哲以爲學宮耶則多此配享以爲孔廟耶則又不容有二十二人之先師于廟于學兩無一當而于是配享無已至趙宋無道初以王安石配顏曾而三既而以子思孟子配顏曾而四四配十哲定爲牢不可破之稱名而先師之祀從此亡矣故以今日而言學則但有孔廟何嘗是學（說見紹興府學教授問卷）乃以一人之坐位而堂上堂下爭此尺寸此眞細小功之察不足辨也但十哲立名起于唐代其中四科品目雖不必皆陳蔡諸賢而內多註漏舊早有議其非者祇從來呂目不足優劣假如孔叢子稱孔子四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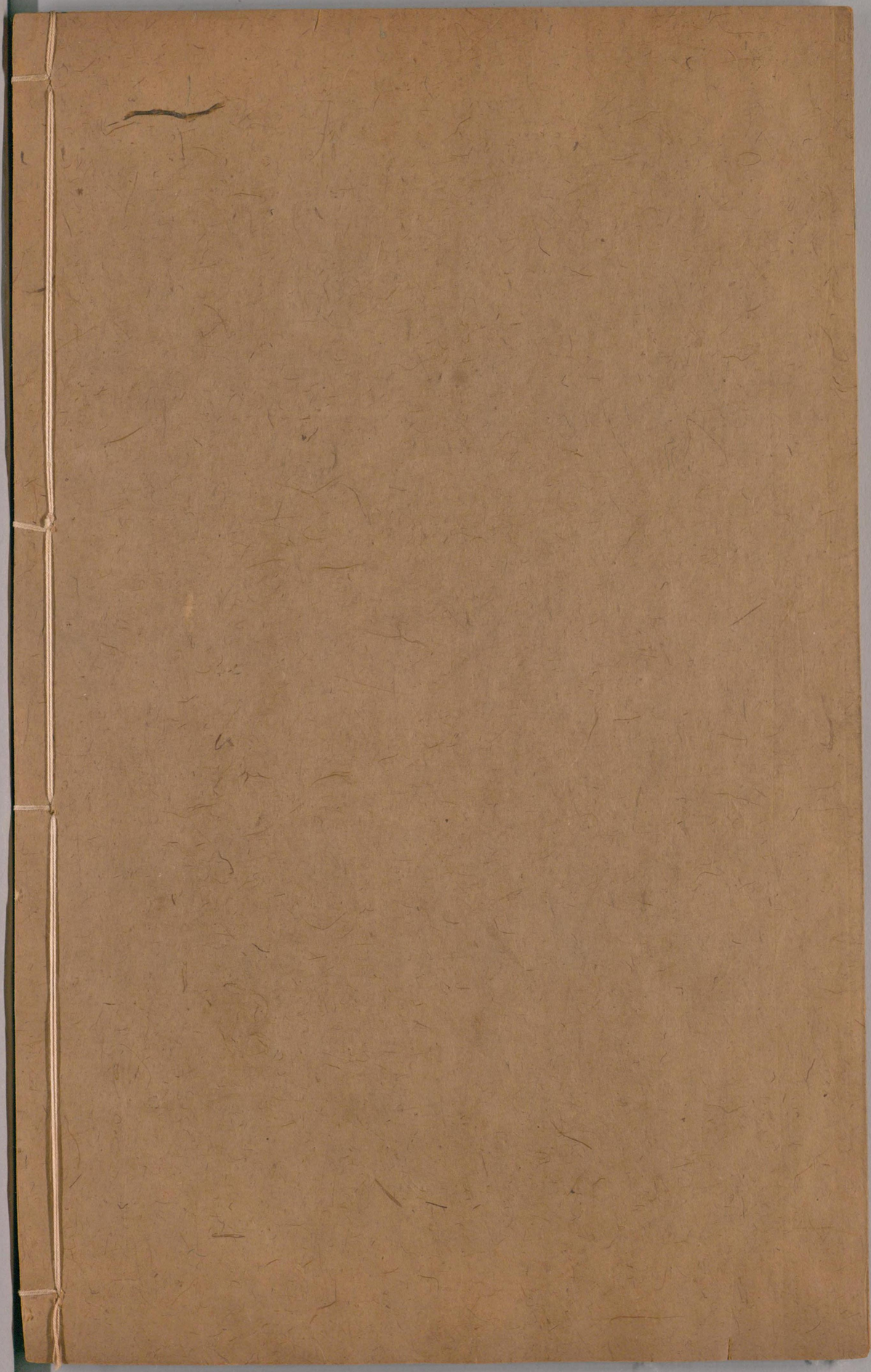
祇顏回端木賜顓孫師仲由四人尸子祔孔子六侍
祇子路公西華子貢宰我顏回冉伯牛六人楚子西
語昭王孔門有四不如則子貢顏回子路宰我四人
將軍文子問子貢聖門諸賢有十二行則顏回冉雍
仲由冉求公西華曾參顓孫師卜商澹臺滅明言偃
南宮縚高柴十二人其中俱有宰我冉求而並無有
若卽後人有補十哲之遺各申論議而明代鄭曉謂
宜補有若公西赤王世貞謂宜補有若南宮适優劣
未判何能畫一至若懸亶之祀張朝瑞去之泰冉顏
何之祀程敏政去之其悖誕無學誠有如氏所云者

然且家語有公孫龍字公孫子石本是衛人史記誤
寵爲龍遂指爲戰國趙人公孫龍作堅白論者而斥
之其無理如此舊稱孔門弟子七十五人史記孔子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
人杜氏通典除十哲外又得七十三人共八十三人
如以爲先師則不宜如是之多以爲配享則宜于學
中別立孔廟去四配十哲兩廡之名而概設兩序而
合祀之不必升降亦不必去取也
若孟門弟子則宋徽宗朝曾詔使配享孟廟宋孔子
廟庭自不當及至漢後諸儒則各使祀于其鄉既非

學宮之先師又非孔門之弟子則宜祀宜去有何憑證夫鄭玄盧植千古大儒其註釋群經不可謂無功聖學然且立身行已並無過誤業已進爲先師而一旦曰學未明顯公然擯去直道安在至于文昌魁星之祀則學宮典祀並未嘗有之此固在禮官常制之外不足辨者但士子私祀則亦有說與閭俗淫祀不同按禮惟天子有祀星之典六宗是也六宗首星辰則凡在天星天子皆得而祭之而至于文昌宮星則天子祭司中司命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是也大夫以下皆得祀司命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諸侯爲國立五祀亦一曰司命王制大夫祭五祀鄭氏註亦一曰司命是也是文昌司命爲七祀五祀之一在士大夫家所必祭者自呂氏月令以戶竈中霤門行爲五祀而去司命與公厲與祭法異遂謂文昌司邊舉之事因易五祀而專祠之一如楚詞所稱大司命少司命者此學人祀文昌之所由始也特文昌有大小之分大小者即邪正之謂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有六星其第四星名司命第五星名司中此是大神緯書援神契云司命有三科一受命以保慶一遭命以謫暴一隨

CL.
NO. 35540

命以督行此爲小神故皇氏詮禮記謂司命文昌宮星非宮中小神之比則在漢魏間亦遂有大小分別今忽稱爲梓潼神爲張仲爲張亞子此小之又小固無賴道士所爲不足道耳若其文有魁星者文昌六星在北斗魁載筐爲文昌宮而斗有七星魁爲首杓爲末制策家以舉首爲魁因祠文昌而併及魁星爲舉首之效而列代史傳亦遂以文昌魁星相比稱述如隋志尚書乃文昌天府選舉所由定而後漢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此固非鄙俚小說可傳會者學制雖無是然或從而私祀爲大之復五祀小亦歌九歌何不可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